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我的大学

没有读过正牌大学,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家弟兄姊妹4个,哥哥姐姐是老三届知青,唯一我留城,都没有赶上高考,成了爸妈永远的隐痛。记得那年我在城南小厂当搬运工,借调到二轻局仓库盘点,隔墙就是南大校园。每天干完重活,一身臭汗坐在高高的青石阶上,看着墙那边的天之骄子们悠闲散步、读书,心中满是遗憾与羡慕。

不过我后来总算进了大学,电大。虽然这是所没有校门的大学,淹没在南京城泱泱千万间普通民居里,甚至还不如我曾经读过的小学、中学校园,但那毕竟也算大学,且是全国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的大学了。我们是电大第一届文科班,招生考试很严,整个二轻系统上百家企业,考取不足20人,勉强凑齐一个小班。年龄不一的同学来自各厂,有的已是领导,有的还在车间流水线上。离开学校多年,重回课堂,社会戏称我们这些五大生(电大、职大、业大、函大、夜大)是“回炉烧饼”。人少,教室也不好找,为将就城南城北各位同学的交通方便,最后在市中心中山东路的居民区里,租了间民房。这是民国时期的老屋,外表蛮漂亮,黄墙黛瓦,老虎窗,罗马柱,进门一圈盘旋而上的实木大楼梯。房子太老,光线也不好,地板踩上去一摇三晃,咯吱作响,动静稍大一点儿,楼下邻居就失火般地大叫起来。幸亏大杂院双职工居多,白天都不在家,我们上课还吵不着人家。下课也不敢活动,就在板凳上干坐着,思想可以天马行空,动作必须三寸金莲。正是二三十岁的青葱岁月,躁动的男女走路带风,开嗓如锣,稍一兴奋,还是惊动上下邻居。记得楼下有个大妈,每次上楼经过她家门口,都盯着我们,好像我们偷了她家什么宝贝似的,我们只能蹑手蹑脚通过。常常上课好好的,一颗脑袋不管不顾地伸进门来抗议:你们自觉点儿好不好,我家娃儿都被你们吵醒了!

教室虽然简陋,同学们学习可极认真。因是半脱产,一边上班,一边读书。我当时正是车间主任角色,也就像部队里的连长一样,兵头将尾,车间所有工序活都要会,都要干,而车间生产任务完不成,或者质量出了问题,你就要负全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哪能全身心投入学习?特别是有些面授课,不能请假,我只有调成夜班,晚上上班,白天上课。一夜累死累活下来,来不及打个盹,自来水龙头上冲一下脑袋,就匆匆坐进课堂。哇,浑身酸痛,眼皮有千斤重,恨不得用火柴棒撑起来听老师讲课。说起来也叫幸运,读书条件虽差,我们的老师可不一般。同学小钟的父亲是南京某高

邮湖是江苏第三大湖,眼下正值春风送爽、风和日丽的时节,湖畔近3000亩油菜花进入了盛花期,呈现出“花动一湖春色”的生动画卷。我也慕名前往,一睹这“黄金铺地接云海,碧水连天人画廊”的春日胜景。

这是一片被春天眷顾的土地。才到新民滩,眼前尽是盛开的油菜花,令人目不暇接,一阵微风吹过,花儿摇曳生姿,宛如黄色的波浪,伴随着花香弥漫,美不胜收。进入景区,仿佛置身于金色的童话世界,整片大地像被裁剪成一块块巨大的绸缎,在阳光的照耀下淬炼成液态黄金。漫步其中,仿佛触碰到了春日的灵魂,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乘上观光小火车,看路两旁的油菜花肆意绽放、推搡嬉闹,引得蜜蜂、蝴蝶在花间忙碌穿梭,偶有花瓣在车旁飘过,留下转瞬即逝的吻痕,碾碎的花香像爆米花般涌进我们的心田。小火车的路线设计巧妙,恰好把湖上花海的不同景点串联起来,沿途还开发了演唱、街舞、野炊等项目,给游客增添了很多乐趣。

小火车的终点是浩瀚的高邮湖,湖边有一块写着“天壁”二字的石壁巍然矗立,很多人在此打卡拍照。站在湖边极目远眺,湖水一望无际,仿佛与天边融为一体,湖面波光粼粼,就像无数颗钻石在水面上跳跃闪烁,与周围金黄的油菜花遥相呼应,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构成了一幅色彩饱和度极高的春日画卷,美得如梦如幻。

及至换乘乌篷船,方知地面所见不过是序章,当小船推开翠色的水面,船头犁碎的花影在波纹里重新聚合成光的鳞片。那些挺立的油菜花株忽然矮下来,露出缀满油菜籽的芊芊细腰,蜜蜂在花蕊间打滚的憨态,蛛网兜住半片蝶翼的狡黠,都成了触手可及的近景。小船经过高邮湖大桥,来到一片芦苇荡,

校的副校长,对儿子被耽误的学业,忧心忡忡,此刻有这“回炉”机会,自然倾情相助,请了何永康、谈凤梁、马景仑、郁炳隆等一批名师教授给我们上课,师资可称豪华阵容。这些教授授课费极低,有的甚至义务辅导。后来成了南师大文学院院长的高朝俊教授,那时还是一个刚刚留校的大学青年教师,给我们讲现代文学。说起名著《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操一口常州普通话,绘声绘色,和作者高晓声一个腔调(我不止一次听过高晓声的课,他老人家也是常州人)。因为岁数和同学相近,有的同学岁数甚至比他大,所以大家像兄弟一样谈得来。有时和同学们探讨一些社会流行文学现象,争辩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记得有一年期末考试,最后一题是分析一篇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小说《二胡出差》。高老师夹着批改好的试卷,潇洒走进教室,试卷往讲台上一惯,就给我们解析试题,从段落大意,到主题思想,滔滔不绝。忽然发现底下同学都在窃笑,便问:你们笑什么?班长站起来说:这篇小说的作者就在班上,你不如让他自己来说。高老师大吃一惊,上面下发的统一试卷、统一考题,怎么可能这么巧,作者就在他的班上,而且还是他的学生呢?及至问清作者的确是我,他还是有些不信,拎出我的试卷问:你说你自己写的文章,怎么段落分得不对,主题思想也答错了,才考了87分?说到这儿,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笑了,抓抓后脑勺说:“呵呵,对不起,文无定式,我也是按上面发下来的标准答案给你打的分噢!”

那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是共和国的转折时期,改革开放浪潮汹涌,思想活跃,风云际会。也就在毕业那年,我以大专同等学力,破格考取江苏电视台,从此走上专业文字之路。毕业那天,大家都有些伤感,平时上课都很难聚齐的同学,说我们今天好歹聚个餐吧。没钱下馆子,班长就叫各人从家里带菜来,课桌围成一圈,不少人还从家里带了酒,边喝边谈,谈学业艰难,说友情可贵,喝到酣时,端杯狂饮;谈至深处,涕泗横流……从中午喝到晚上,还不尽兴,几个男生下楼,借铅皮桶打了一桶散装啤酒,结果是酩酊大醉。深夜见我未归的妻,抱着两岁女儿,一路跌跌撞撞找到教室,“哎呀呀,一推门,就像刚打过仗的战场,男生女生一屋子横七竖八躺倒。”她后来不止一次数落我,“趴在桌上的,躺在地板上的,酒气熏天!”

也怪,那天闹成那样,楼下凶巴巴的邻居也没有骂我们。大概她也知道,这帮特殊的大学生,终究要告别了吧……

芦苇摇曳,水巷交织,俨然一幅野趣盎然的景致,宁静与恬淡在这一刻悄然开启。

游览中还看到了几块被水包围的小岛,其实这并不算小岛,从高空看,这是几块油菜花田拼成的“邮”字。高邮自古就是邮驿重镇,“邮”字不仅是个简单的图案,更是高邮历史与现代的完美融合,在油菜花的映衬下,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关于远方和思念的故事,让我想起汪曾祺先生笔下那些在邮驿中穿梭的信使和那些承载着思念与希望的书信。

汪曾祺先生是高邮人,他笔下的高邮,宛如一幅细腻的风俗画,洋溢着别具魅力的烟火和温情,带着刻在骨子里的浪漫与悠然。他在《晚饭花集》里写道:“菜花黄时,湖水也黄”,此刻方知这里的黄是流动的,它翻过高岗,铺过平原,流过河湖,席卷了整个大地。他在《大淖记事》里用“菜花黄,痴子忙”调侃高邮乡人的春忙,这个“痴”字用得恰到好处,花事盛大如斯,任谁都要染上几分痴气,这份由土地馈赠的痴气,早已深种在高邮人的骨血里。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这片油菜花每年只有一季收获,从开春油菜苗返青到油菜花开,再到菜籽成熟收割,需要三四个月,而花期只有不到一个月。在这个时间里,花儿努力生长,尽情绽放,把最繁盛最美好最绚丽展现给哺育她的大地,展现给观赏她的人们。当繁花凋零、菜籽收割后,这片土地便完成了使命,卸下万般荣耀。到了夏季汛期,这片土地便沉入湖底,变成一片汪洋,那时人们或许已经忘记了她曾经的样子。深秋季节湖水退去,她又浮出水面,看似一片苍凉,实际上她已经默默承受大自然的给予。当人们再次在她身上耕耘播种时,她将更加肥沃、更有生机,周而复始,以美丽精彩的硕果反馈给爱她的人们。

不期而遇的四月雨

四月的雨总是带着三分矜持。银丝般的雨丝悬挂在天地之间,将城市渲染成一幅宣纸上晕染开的水墨画。我抱着公文包躲进高架桥洞,皮鞋尖沾着的雨水在水泥地上留下深色的痕迹。

桥洞的穹顶回荡着雨滴的节奏,青苔沿着砖缝爬上岁月的褶皱。正准备掏出手机消磨时间,却见一位老者踏着雨幕快步走来。深灰色的外套肩头沾染着深色的雨痕,帆布画箱随着步伐轻轻摇晃,他俨然是一位与时光赛跑的捕风者。

他支起画架的动作熟练如同抚琴。调色盘上的钴蓝与赭石在雨中苏醒,松节油的气味与潮湿的气息交织扩散。顺着他的视线望去,桥洞外垂柳的枝条在雨中挥洒着狂草,雨珠坠入河面,激起千万朵透明的睡莲。老人手腕上的狼毫笔游走,将这场流动的盛宴定格在亚麻布上。

“劳驾递给我那支中号排笔。”他的声音沙哑如同老树皮。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旁观了许久,急忙将画笔递上。老人作画时,瞳孔中闪烁着少年般的光芒,笔锋时而轻盈如蜻蜓点水,时而迅猛如苍鹰掠空。黛色的桥拱在他的调色刀下逐渐显现,竟比钢筋水泥多了几分宋画的风韵。

“四十五年前在巴黎躲雨,蒙马特街角的咖啡馆亮着鹅黄的灯光。”他突然开口,刮刀在画布上挑起一抹亮色,“雨水沿着霓虹灯管流淌成彩虹,侍应生隔着橱窗擦拭高脚杯——那是我卖出的第一幅画。”

调色盘上的群青与藤黄相互低语。老人讲述着普罗旺斯的骤雨如何染紫薰衣草田,京都梅雨时节的和纸怎样吸饱水汽。他说最好的画布是记忆,颜料要从岁月深处采摘。雨声渐歇时,他的笔锋在河面点出粼粼波光,仿佛将整条河流的私语都锁进了画框。

斜阳穿透云隙,给潮湿的桥洞镶上金边。老人收起画箱时,我注意到他食指关节因常年握笔而凸起的茧。那些茧中大约藏着地中海的盐粒、富士山的雪粉,以及江南梅雨时节的雨滴。

归途上,我踩着满地的碎金,公文包不再沉重地压在肩头。路过便利店的橱窗,暖光映照货架上彩色糖果罐,竟比往日多了几分莫奈笔下的梦幻。原来生活的留白处,处处藏着待揭开的画布——只要愿意在某个桥洞驻足,等待一场不期而遇的四月雨。

清明追思,在返乡的火车上,又想念父亲了!那个脾气有点倔的小老头,离开我们已经快三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就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一幕幕浮现。

父亲的倔劲儿,在亲戚邻里当中是有口皆碑的。记得小时候,我经常跟着父亲去挑河的工地上玩。农民有句俗语,叫作“人生三大苦,挑河打铁磨豆腐”,可见挑河是一份十分累人的活计。要把一担三百多斤的烂河泥挑到岸上,而且一趟接着一趟,既要有足够的体力,更要有坚强的毅力。父亲身高只有一米六五左右,而且长得清瘦单薄,河工们总是劝他少挑点,可他就是不服输,硬是和大家完成一样的任务。他常把那句口头禅挂在嘴边:“人穷志不短,人小活不少”。他那趑趄趑趄的身影,至今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母亲三十八岁去世,父亲便一个人带着我们兄弟俩艰难度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农村的生活水平并不如现在宽裕,加之母亲治病花了不少钱,我家便成了“负万元户”,日子过得实在紧巴。但父亲从不怨天尤人、唉声叹气,而是乐观地面对一切。为了还债,同时还要供我上学,他每天早五点左右便起床出门,到集市上买上两百斤大米,用自行车驮到各家门户上去兑换成蚕豆、黄豆、小麦之类的谷物,再到集市上出售。从早到晚披星戴月,累得气喘吁吁,也就能赚取五元左右的差价。就是这样薄利的小生意,父亲硬是做了二十多年。我理解父亲,在厄运和困难面前,求人不如求己。他这种自食其力的倔劲,如今想来真是让我肃然起敬。

我入伍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生活,哥哥也到城里打工安家,父亲一个人在老家过了三十年。这三十年中,父亲很少向我们张口提什么要求,即便身体有恙也总是自己去医院。每次电话里跟我说的,要么是亲戚朋友有什么红白喜事,要么是乡村里有什么改革新举措。问及他的身体,总是说能吃能睡能跑能跳。有一次,电话里我听出父亲的声音不像平常那么清亮,便问他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一再逼问之下,他才老实向我坦白,原来是在三叔家吃饭时架不住人劝多贪了几杯,正在宿醉中。从那以后,我总是提醒他千万别在酒桌上逞能,毕竟已经上了年纪,而且又是一个人生活,酒多了既伤身体也不安全。他总是满口答应,可一上了酒桌,有好事者一上激将法,他那倔劲便谁也挡不住。

父亲八十岁被查出重疾,治疗了两年多。其间先是化疗,再是放疗,那种痛苦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可父亲从不在我面前表现出任何萎靡状,他甚至不停地安慰我:生死由命,管它如何!医生让他爬楼梯锻炼,他总是不折不扣地完成。到了病重的最后阶段,每隔半小时就要吸一次痰,那瞬间的滋味类似于窒息,可父亲硬是坚持不吭一声。每次吸完痰,他总是用胜利的眼神看着我,可只有我知道,这每一次的“胜利”都是硬生生挺过来的。如果不是父亲的那股倔劲,谁能受得了!

父亲的倔,既是一种秉性,也是一种精神。倔得在理,犟得可爱,这就是我的父亲!

福建厦门留丽灵

想念那个倔老头儿

上海濮端华

南京吴晓平

湖上花海

南京田肃雨